成都版一號二號圖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成都新聞

第陸壹陸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啓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小舞台 本日演唱審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 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靜餘 失契啟事
竊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溫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作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佃暨各種實田手續辦清由溫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遺據概行失掉除向溫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賣主另立另契約過稅另行辦清實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希覺堂黃靜餘各項紙約憑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生店者酬洋三元特此申明

仙茸到省 欲購從速 小什字泰三堂啓

玉獅帶初集
本書計三十四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館售一空茲使購者容易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預早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概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續大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分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 已經開幕
鹽道街六十二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兩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黃慕松旅藏軼事（醇）

京訊黃慕松氏自中政府特派入藏，任致祭達賴專使，抵拉薩之後，已即在拉薩舉行冊封致祭大禮，其詳經疊見各報，黃氏又於上月抄由拉薩發來一電，會同藏政府所派之人員，共同分赴各廟寺，舉行熬茶大禮，並補助各寺經費，每一僧衆，約得藏洋五枚之譜，藉以表示中央關懷彼輩之德意等語，詞作者又向素諳藏方狀況之某要員，探詢是項熬茶典禮情形，據稱，此種大典，爲藏方各寺僧衆所重視，舉行此禮者，必須中央政府，特派大員，及有資望者，方可舉行，凡蒞一寺，對各僧均須惠賜熬茶一杯，此茶係用各種名貴之食品所製成，異常珍重，各僧得此一杯茶，均引以爲無上之光榮云，

添演 鴛鴦夢 鄢沛撰

第七齣 送別

（老旦介）如此安靈介）快去收拾行李。（旦）婦爲婆老了。行路艱難。不能遠送。倘媳婦送他一程。（旦介）媳婦知道。堯郎隨定妻來。（生介）母親你兒去了。（老旦介）惟願我兒獨點繫頭。（生旦同下老旦介）你看他們夫婦這樣和氣。竟自去了。我一人在此則甚。仍到後園散步去。（上小生旦書童）二生唱所南枝）分別去。黯消魂。（旦淚眼相窺互沉吟。（旦唱）無可奈何君去也。弱柳千條。難縮快馬鈴。（生唱）夫妻們團聚未滿一年正。（旦唱）又賦驪歌作飄萍。（未完）

▲鴉片煙雜記（續）（笑）

余仿其格調製爲鴉片煙館聯云，任憑爾能說能行，到此大癮之時，還有力否，須知我不賒不欠，且把長槍放下，快數錢來，五，有人以鴉片烟鬼四字令人作對，其人適報紙在手，見一廣告躍然起曰，可對燕窩糖精，鴉片烟耗削也，燕窩糖精補益也，然乎否乎，六，或以虎骨酒三字對鴉片烟，但欠穩稱，如以麵館中之雞絲火三字對之，不較佳乎，七，在前之煙土係西土雲土川土三種，謔者解之曰，雲土實始於禹湯文武之時，書經云，雲土夢作乂，是爲鐵證，（未完）

小報大事記

▲沙市十一日電此間匝月不雨一週來復大霧佳（九日）西上機延至灰（十日）始由漢起飛至宜賓（十一日）可到云

▲北平十一日電宋哲元秦德純以應欽即將返平擬候謁報告察省返察云

婆婆經

王瑩婆口述 男洪頭筆記（續）

婦女必讀 治家寶書

身由此汚 五條之著 自出之後 兄弟構爭 自作自受
構由此與 多由言招 聲名遺臭 合居巷陋 却怨誰來
所以七出 犯此律者 西方傳聞 聊受一擲 流爲乞丐
律有明條 斷不輕饒 誰與婚姻 倘爲寬宥 慘慘可憐
戴爲鐵五 絕續休咁 勉回娘家 如其不然 嘹乎爾婦
其理廣包 免爾與妖 顛之孔厚 逐出外邊 何故多言

小舞台

頭狀元 審百案 第三幕 收狀

據呈人王老三實堪憐憫。但不知所述的可有謊情。被告和那時節再行細問。且下去賣麻糖聽候傳訊。（二白）謝騮馬（三唱）呈稟人劉蕙仙爲不平事。望騮馬主公道判還東西。信口吹羅堂官強蠻無禮。他見我堆堆小容易相欺。借報看實相因精今無比。還不准。高聲喊買賣華西。將賃報又與我打來吃起。還說我娃娃家愛叙東西。又挤儀又挨罵好不可氣。因此來告騮馬懇請辦伊。（尖唱）聽爾言該堂官實是無理。實報宣原本是靈通消息。怎能與撿炭花抬堆娃娃比。竟還敢假虎威罵東罵西。劉蕙仙提包包暫且下去。人傳在來問誰敢誰欺。（四唱）奏呈冤屈懇判斷（尖白）你叫甚名字（四唱）小女子綽號潘金蓮。會彈琵琶敲玉板。出風頭數四絃。（尖白）何學來此告狀。汝又告的何人。（四唱）所訴冤由無別件。無法糊口覓哀憐。告臣是每日拉琴轉煙館。賣唱糊口養老年。（未完）

新生活運動歌（續）

我們有紀律，我們肯盡責，我們能克己，我們重公德：這是我們的新生活。革舊更新，精誠團結，趕着鞭，往前進！遵着禮義廉恥，幹我衣食住行，說到做到，實事求是，發揚自信力，培成組織力，充實生產力：來復興民族，收回失地！

怪舌 淡若

天生萬物，無奇不有，常有奇形怪狀，非生理學之所能究者，昨日過訪多年隔別之友人何君，坐談之餘，友喚其年方七歲之女至前，告余曰，彼之舌甚怪，能左右反轉，亦能如輪轉般向一方面繼續反過，考人之舌，是有根在口內連絡者，安能若是哉，余聞而怪之，已請友命女出舌動作以示余，女活潑無怯態，乃微笑伸舌，隨隨反轉如友述，細察其舌形。與常人無大異，略長略厚而已，歸而問其理於友人爲醫者，不能答，茲不惴文鄙，錄投貴報，以供生理學家之研究焉，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余之表妹，對我表示戀愛，但因余患肺疾，彼之父母反對，我又不忍拒絕，因此進與維谷，望博士救我，脫離情網，亦不使彼傷心。（劉夏衛）

（答）你告訴她：「肺病之人，不宜娶妻；否則必致一命，而爲其妻者，亦必傳染。照例，應當醫愈後，過五年不復發，方可結婚。日期太久，怕你等不及，還是另嫁別人，保全兩條生命罷！離則兩人保活命，合則兩人保送命。」

玉獅帶二三集 預約截止

俠出書登報通知
一二〇回 絕處逢生幸會故臣子 危中逃命喜逢白面郎
一二一回 不禁秋思淒涼夜雨梧桐 無奈春風惆悵暮煙楊柳
一二二回 怪卿底事吹縐一池水 怨夫作劇剎別有情人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五章 可憐的大寶（106）

辦了就算了。何必再來對我說。錢督辦說時。露出一臉不悅之色。趙大連聲道着是是。做夢也想不到會碰這一下釘子。不禁心裡暗暗錯愕。二寶道。爸爸總喜歡多說話。難道你還不知道錢督辦的脾氣嗎。他是甚麼事都喜歡爽快。說了就了。你何必再來麻煩呢。二寶見錢督辦神色不對。想出這兩面話來作收句。趙大只苦笑幾聲道。嘿嘿。嘿嘿。大帥今天眞辛苦。趙大尷尬着臉兒另行搭訕。二寶道。爸爸晚飯吃過莫有。再喝一杯酒好嗎。二寶見自己父親不瞧臉兒說話。忙又用話兒去截住他的話頭。一壁說。一壁又像像地向他丟了個眼色。分明示暗示他別多說話。趙大吞吞吐吐的道。不能。不能。剛才吃過晚飯還不上半點鐘。一放碗就上這兒來。你們用吧。趙大抬起手來。做着手勢。臉色比先前更顯得尷尬。錢督辦左手臂拐子支着桌沿。掌心抖托下頦。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四七）

第五回 梟雄覩邪道欣得奇書 賈客拜神堂敬服嚴規

并加附註，說明利弊，很能扼要，這時候已抱有獨立組織一個會社的決心，因此他平日之間，對於各項武術，很肯下苦功練習，他原知道要做副首領地位，不有出衆的能力，難於成功的，那一年耀青已是廿一歲了，在一天午後，到他日常消閒的玉臺居喝茶，這座玉臺居茶樓，在杏山縣頗有美名，那些茶客，都是秘密會社的一流人，耀青愛和這些人結交，才逐日前去，和他們談論幫事，刺探消息，樂而忘倦，這天耀青走至玉臺擇了付座頭坐下，跑堂的送上茶，耀青游目四顧，見時候尙早，那般人都還沒有來，這時候離耀青座頭不遠，有個相士，在彼喝茶，座傍豎着一塊布招，招上寫着湖南魚化鵬天下神相，耀青揣異之間，看了那魚化鵬一眼，暗暗詫異，這人的相貌不俗，到是個江湖相士，原來魚化鵬長就一張白淨臉皮，兩道長身劍眉，

長發和號
專門零售
口蘑 二斤八
五香蘑 二斤二
豆豉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明眼科 克瘡哥
爲眼瘡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乏良藥以救同胞之危奏故向福建老說援洽始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暫耶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鄭支運到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開言之不謬矣
送醫八鐘起十鐘止時間貧苦不取分文
出醫午十一鐘起四時間鐘比收二元夜間加倍與貲在外
成都植記佑室寶字號診址上北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隱廬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他遷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少城□□門口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治男女面生雀斑燒子粉刺內服不立見奇效
詳細說明書
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智育影院
小船主 十三日起演
大光明 停演
風流小生 新聞奇案
本劇已經報所編劇本每冊售洋三分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幕
遊殿命訊案參屍刑蔵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十八回 蕭將軍誤中蒙汗藥 白總鎮失守凌天關

方催老夫人，急速逃走，伍老夫人不知鎮邦見着了甚麽，一時到走留不定，母子三人，正自驚惶之際，廟門外畫角悠揚，都仲明等，已殺了轉來，都仲明岳福，聽說肥羊尚有一隻藏伏廟中，並且還代着個千嬌百媚的姑娘，俱都爭先恐後，殺向這廟裏來，伍鎮邦見事已危急，逃走不了，忙綽起大刀，飛步來廟門阻攔，伍老夫人與小姐，此時見賊軍復又掩來，更兼朱奇等俱都走散，鎮邦一人，祇得甚事，料這事情敗壞，俱都駭得索索亂抖，老夫人更不住唸着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都仲明岳福，遠遠的，便瞧見伍鎮邦，乘是方才搗鬼的怪羊，急指揮士卒，分左右將這廟子團團包圍，都仲明見裏有矮子在內，頓時雄心陡起，當先向廟門冲來，伍鎮邦見賊軍似崩山倒海殺，齊向這廟子捲來，心裏宛若刀絞，知道娘母三人，定難逃得性命，這廟又在西偏山凹裏，朱奇伍鎮國，若不尋到西山來，萬難聽得，伍鎮邦正自思量，嘍卒等已經撲攏廟前，賊殺之聲，震天動地，伍鎮邦緊阻着廟門，不敢擅動，擅撞來的嘍卒，都被殺却，前面嘍軍，各捨死忘生，向廟裏冲殺，後面都仲明已由左側山道繞至廟門來，陡轉鋼刺，便望伍鎮邦肩上劃來，伍鎮邦急奮力遮攔，無奈彼衆我寡，勢力懸殊，岳福又指揮那些嘍卒，爬牆攀樹，齊向這廟裏撲來，伍鎮邦心裏一慌，早被都仲明刺尖劃中，忙將身子一側，那些嘍軍們，似潮水般，已擁入廟裡，伍老夫人見狀，駭得魂飛魄散，伍小姐更珠淚縱橫，此時岳福也由左側，躍進廟來，見伍小姐躲在龕側，索匕亂抖，恰似朶帶雨梨花，宛若隻滴露海棠，五花龍那裏還按捺得住，便指揮嘍囉，上殿來擄刼伍氏母女，那面伍鎮國，被都仲明纏住，死戰皆不得脫，驟見妹子母親被難，心裏好似亂刀直戮，捨命向都仲明劈砍，岳福見鎮邦不得脫身，心裏好生歡喜，三足兩步，跨上殿來，便撲到伍小姐身邊，嘻皮涎臉，來撫玉腕，伍小姐驚得魂不附體，左右閃讓，岳福見他倔强，不肯就範，正欲用個大鵬展翅勢，將他抱入懷內，摟個窶去受用，不防伍老夫人一頭撞來，岳福未會防備，險些栽倒，心裏不由火噴，哄聲拔出劍來，便欲將老夫人碎屍萬段，伍老夫人早已昏厥過去，偃伏地面，動也不動，岳福一聲狂笑道，老婆子，這是你自尋苦惱，可怪不得俺岳爺，說着，復向伍小姐撲來，伍小姐性命，正在呼吸之時，驀地香神帳中，一聲大喝，好賊徒，敢在此清淨聖地，行此無法無天勾當，不得活，看吾神法寶，取爾性命，話未說完，白亮亮一股毫光，直撲岳福頭上飛來，岳福大吃一驚，要知是何法寶，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破賊軍初試女媧石 中奸計小困鐵水牢

話說岳福，正欲强迫伍小姐，不防神帳中一聲大喝，白亮亮一道光華，直向自己額角飛來，說要閃躲，那裏閃躲得急，爆烈烈，已打中額角，疼痛難忍，急抬頭看時，黃綾神帳開處，已飛出個人來，乍看去，宛若漢時關羽，面若紅炭，身著錦袍，手裏倒持着口冷森森屠龍利劍，原來這人非別，正是那往紅夷關投軍的朱通，朱通自在紅夷關，聽說羅增解京後，他便想趕到半途，去刼囚車，打救羅增脫險，又聽說羅增等，以於五日前，即便解京，自己又無馬匹乘坐，如何趕他得上，一時躊躇無計，猛想起斬蟒時的御風珠，不知靈也不靈，方走僻靜處，摸出御風珠來，口裏念動真言，陡覺身輕如燕，耳邊廂只聽風聲怒號，恰若山崩海嘯，朱通心裏，好不快活，行了一程，也不知走到甚麽地點，遠遠的見山峯飛來，急念了咒，落下地面四處望望，却無人家，走下峯頭時，見茂林裏，微露出一角紅牆，朱通方繞道步來，走攏山門，却看見白衣庵三個大字，心裏好猶疑不定，此是女尼廟宇，我一個年輕男子，豈可前往冒昧借宿，又見天色將晚，四無人家，只得輕扣禪門，却無人答應，喊了半響，也無人聲，朱通等得不耐，便掙身上牆，翻入內間，四處覓偏，却無尼僧，自家心裏暗想，莫非都去做佛事去了不成，只好一個兒糊亂找了些食物充飢，便揭開神帳，隱入白衣觀音像後，納頭睡覺，料想尼姑們，也尋不到這兒來，正睡得有趣，却聽得殺聲四起，交鋒錚然，朱通暗自吃驚，自家還疑是夢，翻起身來，側耳聽聽，却端的便在目前，朱通暗自驚怪道，難道說那尼姑便知道我偸宿在此，邀了些人來捉我不成，朱通正在糊思亂想，便聽見岳福調戲伍小姐，朱通不覺勃然大怒，翻身坐了起來，又聽得喊殺連天，哭喊不已，心裡更莫明其妙，略撥神帳瞧時，恰逢着伍老夫人倒臥龕畔，岳福伸手往摸伍珠鳳，朱通那裏容他得過，急由懷裏摸出女媧石來，大吼一聲，直向岳福打去，岳福閃躲不及，正中額角，朱通用手一招，神石已回，

大明二十七俠 二四五

第六十三回 鈎魂使智賺活閻羅 馬青鋒力刼方小弟

則不是明明揚我之醜，顯彼之長嗎，還當了得，不除去他，誓不爲人，因此惱羞成怒，深恨公孫策，及至在三義店相見，却也是偶然之事，並非寧仁在石家莊相候，實因寧仁和石家莊一個姓徐的財主，素有交情，論起他倆的相識，交稱莫逆，也祇爲了當年寧仁還未墮落之時，大家行路，同在一爿旅店內相識，因萍水相逢，酒食聲歌，娛樂了好久，因此成了知友，這時節寧仁邀了三個道中朋友，同到石家莊來訪姓徐的，已在三義店住了好幾日，那兩個，便是尙公達，蒯壽松，還有一個名喚方小弟，這三人都是大盜張茂的羽黨，那姓徐的名文遜，表面上是本地的財主，其實他是一個獨脚大盜，專在遠方做案，本地無人能知，寧仁四人來訪他，盤桓數日，連日花天酒地，人家只道他們是考武的相公，公子哥兒，紈絝闊少，却再也無人識得他們是些綠林豪客，那晚公孫策去找寧仁，寧仁確係不曾走，因身體覺得倦，倒在隔壁舖上，和方小弟假寐，尙蒯二人不知道，故此回說他到王大房去了，其實公孫策和尙蒯二人說的話，寧仁已完全聽得，趕着跟到公孫策這邊，和他二人相見，馬青鋒蹲後坑拉屎，他師兄弟對面談心，寧仁不等公孫策勸說，竟自認錯，說從前糊裡糊塗的瞎胡鬧，如今事後，追悔無窮，已是覺悟了，如賢弟見着師尊時，請賢弟代爲表白一番，也好使他老人家歡喜，公孫策不知他是詐，但也不過半信半疑罷了，寧仁當話，賢弟既到此，多耽擱兩天，劣兄和你多聚幾日，再爲分手，公孫策也正想耽擱兩日，好察看師兄的言詞舉動，故此一口應允，當晚寧仁別後，曾私下到這邊來窺探過兩次，見房裡空空洞洞的，次日店中人紛紛談說，王三槐家之事，寧仁卽估定是二人所爲，故此見面，就說二人夜間辛苦，隨約二人到外面吃點心，那館子本是寧文通開的，那堂倌呢，却是名小頭目，寧仁上樓，見面就使眼色，接着就命他要酒要菜，這乃是寧仁晚間與方小弟等三人商量下的計策，一早，方小弟就到酒館裏充臨時掌櫃的，並向堂倌說知情由，那五壺酒，三壺是好酒，兩壺是蒙汗藥酒，五人先吃的三壺，都是一樣，免去公孫策二人疑心，第四壺餙給二人吃了，二人立刻躺下，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一三

第十六回 活用金錢獵肉出口 實行隔離南瓜搬家

表面絲襪子，大英皮鞋，那知脫了襪子，足垢糊緊，好似天然黑鞋一般，王洪順既要替她醫病，雖然聞點臭氣，總比用刷子刷臉刮身，少費氣力，於是取了一張毛巾，像太平洋以前下江修足匠一樣，將脚丫細細揉擦，這是王洪順在上海學得的本領，深知凡是人之一身，有隙處若加以擦磨，感覺非常舒適，雖然足臭，多加些香粉，用毛巾包着一擦，這時曾尙德女士，眞是寫意，不住稱贊道，你眞是我的好朋友，能使我感覺快意，王洪順笑道，我們在試驗期中，當要各盡其長，兩人談論一會，已將十指擦完，只見滿地都是灰垢，果然不出王洪順意料，曾尙德本日舊病未發，於是心中大喜，想到萬一擦是了都不成功時，我再與她看耳，明日須去買套看耳的家具，曾尙德自是感激不已，王洪順一看手錶，已過十二鐘，跟即辭別出來，回到報社，正遇賈學森前來，王洪順探恐李露文前來會見，急約賈學森到春熙路新生活吃午飯，兩人席間閒談，賈學森道，你的動產竟覺做甚麽投機事業，王洪順一想道，我最愛買彩票，我追三字尾，現已追到八期，還未搖出，若見出來了，我准變成大富翁，若是中着頭獎，還有五十萬元的希望，賈學森道，你輸了好多錢，怎麽八回都未出來，王洪順道，我是二百元開始買的，這次我已傾家，共買了二萬多元的三字，並且還欠人三萬幾，這次若出三字，不消說了，否則傾家還不够咧，